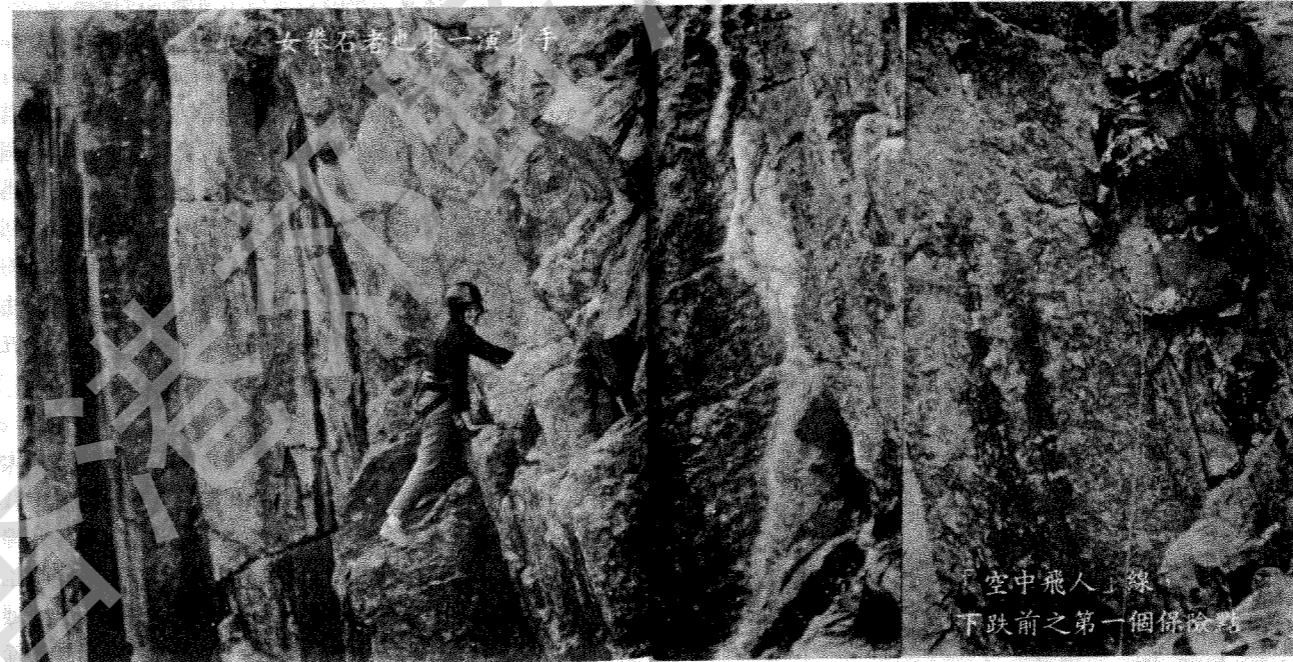


技巧石牆上以器械攀登

，正是一步一驚心的攀爬，還好此後的十數呎上有良好的手抓點和較好的擠手位，況且可以跨步式（Bridging）上攀，再越過一個外斜的平台後，我回首俯視，鍾君正呆站著雙眼注視著我的每一個舉動，偶然亦提醒我每步移動位置，現距地面約四十呎左右。我繼續上攀到一個外懸石臺下，我將梯形三號栓子（Clog stopper）套上了一條栓索，然後左手以擠掌方法擠進左邊石隙，兩腳腳尖踏著一外斜的小站級上，將整個身體向右靠出，伸出右手將栓子放入一小石隙內，扣上主繩用力向下一拉，將栓子夾牢在石縫內，右手向上伸出在外懸石臺上摸索了好一會，終於給我摸到了一個細小的冬菇，於是用力抓著它，左手向另一邊石隙曲手摸索，又給我摸到了一內切的石邊，用力向外拉緊，隨即舉左腳蹬著右牆，以半邊身作手足反蹬（Layback）。現在我的眼睛由於右手用力將身子拉高後，經已望到石臺上濕滑的泥石表面，向上望還差三十呎的板坡石隙位便可到頂了，但可惜剛才在「倒掛金鈎」線上的跌石打在我右前臂及肩上，手力因此就減弱了，我便被迫慢慢地返回剛才停留的小站級上，略略休息雙手，不幸地我發覺右手掌旁的舊傷竟然皮破

血流，鮮紅的血慢慢地滲出來，左足小腿前的舊傷亦同樣地血淋淋的，整個奮鬥拚命的精神不由得被打折了。「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這句理智名言真不錯，當我再攀上這外懸石臺時，十個指頭正緊抓著那小冬菇，左腳蹬著右牆，右腳却落空了。不知是否因為指力和手力用盡，或是泥滑石碎，我感覺到凶兆了，我要向外跌出去了。我盡全身氣力大叫：「HOLD!!」（意即提醒防護者收繩領攀下）因為我知距失手的地方大約三數呎左右已放置了一個保險點，太過自信了！所以我一點也不驚怕，只將身體推出，雙手伸直，料必會被那保險點吸收著掛在半空，如馬戲班表演而已，怎知……當我跌過最後的一個保險點時，我見到那三號栓子，因下跌衝力太強，結果由石隙內飛脫出來，打在頭盔上，今次可算是真真正正的跳樓了，心想必死無疑了，就是大叫媽媽也無用。跌，跌，再跌，突然右腳掌撞在距地約四十呎高向外斜的一個大站級上，右腳一陣突然而來的劇痛，想是斷腳了；就這樣地一撞，整個身軀向後一彈，盆骨及背部撞的一聲撞在右邊石牆上，再一次反彈我便飛出凹槽外，向下撲出去。相信是我一輩子永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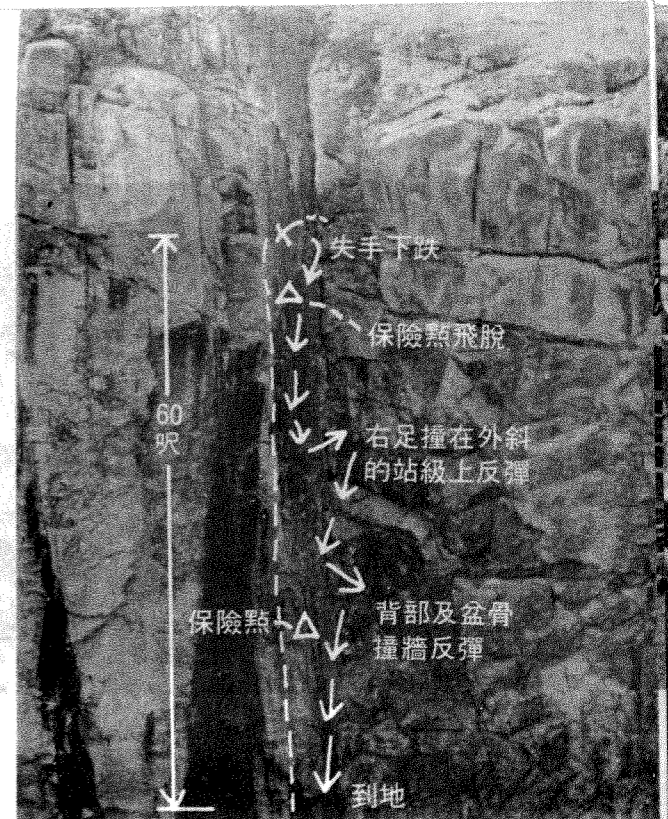


女攀石者也來一試身手

「空中飛人」線  
下跌前之第一個保險點

忘的一個鏡頭——那就是我距鍾君約二十呎高左右向鍾君撲下，因為當時我已別無他法，幸好鍾君身材健碩，能抵受我的撞力，衝力和體重。驚魂甫定，躺在地上時才發覺我倆都受創了。鍾君左腳因要抵受我的衝力而撞傷左腳踝，而我躺在石堆上感謝蒼天，我以後尚可以繼續攀石，只是右腳踝背部和盆骨劇痛難抵，我想右足斷定了。

現在我特別借此一角感謝為我們東龍島攀石大露營負起救死扶生工作的兩位紅十字會急救及護理組織員梁明華君及實尼君致謝。如果沒有他們的話，我的傷勢將會惡化及難以痊癒了。在跌下的數分鐘後，兩位護理急救員已到達，驗明右腳及有髓骨沒有折斷，而是些微撞傷而已。現在我又替自己不值，這末驚險的鏡頭竟然無法攝到，後來將剛才扯出作為保險點的三號栓子拾回，才發覺這粒栓子幾乎變了形，除了四角與石角相拉被削去外，其餘兩邊都被下跌的衝力被石邊抓出數條深坑，真不知是自己好運或是上蒼保佑。一拐一拐的由兩救傷員扶回營地休息，及作進一步醫療，我躺在營內不禁烈齒狂笑，慶賀能在六十呎高跌下而不致斷肢殘廢，只是一拐一拐的如「鐵拐李」般，回心自我反省一



失手下跌  
保險點飛脫  
右足撞在外斜的站級上反彈  
到地  
背部及盆骨撞牆反彈

下，今次可能夠運怎知下次如何呢，正是「一次意外足以致命」。檢討一下我真真正正的是沒有依足「攀石尼龍栓索」定義去攀石，各位同好都知道栓索英文是（Tape），攀石必須依此四個英文字母才能快樂地享受攀石樂，那就是「T」即（Target）意思是目標和中心，攀石必定有目標和計劃路線，否則胡亂去攀爬的話，只會自招滅亡的。而「A」即（Ability）意思是攀者的能力是否可及，並且亦應「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同時亦要估計隨攀的同伴能力如何，否則只能「山歌對唱」了。「P」意思是（Physical condition）是「外在天然環境」，例如天氣情況及石質鬆軟程度等亦是重要關鍵之一。最後的是「E」即（Equipment）器材是否足夠呢，放置位置能否清楚記憶及是否最易取得是極其重要的。如果大家能依此四字真言去攀石的話，大家都可以延年益壽共享攀石之樂了。至於我自己則失了四字真言中的兩個字能力及天然環境，明知手力及體力已被消耗盡了還繼續下去是一大錯誤，現場天然環境石碎濕滑亦成一大障礙，至於東龍島攀石營火會，中樞板坡和技巧牆的攀爬情形，希望下期與各位讀者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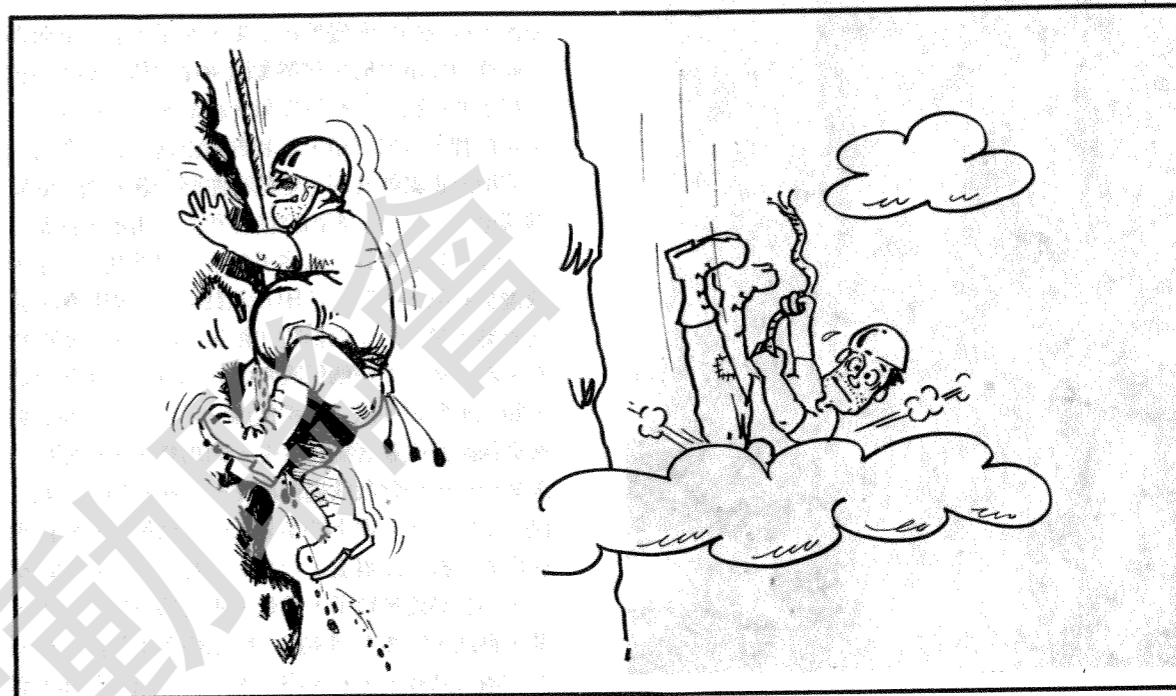
「本文由第35頁開始橫讀」



## 險死還生？

……幸好，由信毅攀石會的鄭錦華君及文兆安君組成的搶救組在崖頂將一條百二呎長的扭繩拋下，可惜強烈的東北風總是將繩吹開，鍾君無法捉着，還好繩子夠長到達我身旁，於是我緊捉着它拉着繩子在該棧道（Ledge）上跑到鍾君身下，他亦從腰間掏出三條已打好結的幼繩以普式結套在救生繩上，先將上半身扯起，後右腳蹬在另一個繩圈上，整個身子便在救生繩上吊着，突然又一陣強風吹過後，鍾君恍似「泰山」般與救生繩隨風搖蕩在岩壁外，強風過後鍾君才有機會以雙手右腳力撐石牆，將在石隙內幾乎被折斷了的左腳猛力拉出，稍為休息一會左足後，他便以普式結（Prusik knot）自救，攀登數呎便到達一安全可靠可立足的棧道上喘氣，再沿着外懸巨石麓與主壁分裂的石縫直上，至此由於我在他的左下角，過了大約廿分鐘後，我已聽到他大叫：「我到達了！」隨着繩子漸漸收緊了。除去了防護用的栓索後，我戰戰兢兢地沿著石牆下的棧道上走，在「倒掛金鈎」線的石隙前，心情澎湃起伏，眼前的石隙與「長伙伴」第六節毫無分別，但在對山觀看的人羣和朋友，他們的眼光在鼓勵和

期望著，使我無法逃避。另一方面曾經嘗試幾乎成功的希望在督促著我前進，可怕的是剛才鍾君的一招「倒掛金鈎」的確嚇怕了我，我的心跳加速，開始有點緊張，不過百數個期望的瞳孔放出的利箭，使我喘不過氣來，我鼓起勇氣，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輕輕的拉動繩子探測其安全程度，然後跳起以整隻左手擠進石縫內，左腳迅即塞進石隙內，輪流以雙手雙足塞進去，越過了七號的栓子位置後，以壓力抓利用在石隙內的栓石（Chock stone）的向下頂力將身子撐起，儘量將左手伸入緊抓著一內切的石邊，將腰彎下扯著栓子上的尼龍帶，幾經辛苦才將其搖鬆揪出來。我再以左半身擠進去，右腳則伸出右邊石牆以鞋尖頂著一塊小石頁，慢慢遊身如蛇般蜿蜒而上，當腰間掛著的栓子和鋼扣與石面發生鏗鏘的磨擦聲後，我伸長了的左手便抓著了一尖利垂直突出的石頁，但可惜被鍾君放置下的十號梯形栓子頂著，逐抓著另一個較高的十一號栓子的栓帶以右手將剛才的梯形栓子拆除，再伸高右手摸索著離棧道約三十呎高的平台，但覺碎石磷磷才發覺何以鍾君會失手。我輕輕手按著一塊較大的浮石，以



左手緊抓著那尖利的石頁掙扎而上，甚麼覆手下壓法都丟到腦後去，只以「狗仔式」連爬帶滾地扒進平台上，深覺隨攀的心情遠比領攀來得輕鬆呢！才鬆了口氣也來不及回頭四盼，再以扭動法（Wriggling）進入另一條約廿多呎長的石隙內，最慘的是石隙內的栓子一抓之下又是鬆浮的，抬頭已見到鍾君在峭壁頂的草坡上防護著我，一會兒又到達另一個平台上，心急地欲再起步擠進另一石隙內，欲迅速完成最後廿多呎的石隙，不知何故竟然失足跌回平台上。傻笑了一會之後，幾經辛苦才完成最後的一個平台，手已疲倦得怎樣也無法使用覆手下壓法，尷尬得要像螞蟥爬石般才完成整條長一百八十五呎、難度極極艱難程度（Hard very severe VI）的六級「倒掛金鈎」線。

我以幾乎麻木的雙手與鍾君握手拍肩，道賀大難不死，回望這六級線，真有如巨人階梯似的，我們總算險死還生，大家都沒有受傷地輪流領攀此線，我亦暗忖此線將會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同時也同時也是最後的一次，我誓死也不會重臨的了。迎接著對山鼓勵的掌聲，我倆已從死神手中凱旋而歸

，自以為是僥倖的戰士，誰知恐怖事件還在後頭呢！

### 亡命的空中飛人線（90呎）

當我們興緻勃勃從山坡步下海溝，再到臨海溝峭壁右牆邊，找到了昨日曾被喻為艱難險困的凹槽石隙時，爲了要珍惜時間，於是便匆匆地觀望，了解和計劃好路線後，我便在石牆右邊的亂石堆中起步，而鍾君則以站立防護（Standing belay）並未有放置任何纏固點。初步攀爬時有較好的手抓點，跟著面對著一外懸，滑不可攀的石麓（Bloulder），幸好有一條幼細而內切的石縫（incut），於是利用那平滑的石牆幫助，雙手拉著石隙，雙腳分別蹬著垂直的石牆，慢慢移動，捉著那石麓頂的重力抓騰身勉強站立在一向外斜的小站級上，迅即在石隙上放置了一個二號六角形栓子，在越過這手足反蹬位之後，雖然置身於一凹槽中，但這凹槽太闊大，可說是一外懸的石角，在攀爬時左邊是一高約百呎長滿青苔而無立足點的直牆，右邊的石牆却又闊不可踏，只有帶著恐懼的心理領攀那石鬆泥滑的石角